

二战
纪事

卷进战争的女性 之二

● 革非/著 ZHONGGUO NÜBING MENGAN YERENSHAN

中国女兵豪难野人山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二战纪事：卷进战争的女性之二

中国女兵蒙难野人山

革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兵蒙难野人山/革非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1

(二战纪事:卷进战争的女性)

ISBN 7-5008-2110-7

I. 中… II. 革…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31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7 千字

印 张: 9.75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献 词

中国远征军女兵们孤独无援于野人山的那一时刻——

如果生存的时空片刻的交换需要付出全部的生命,为到达那一时刻的野人山,我愿意。

——谨以此,献给蒙难或幸存于缅甸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女兵!

——革非

目 录

开 篇	(1)
第一章 将军把女兵带入野人山	(6)
一 濒临绝境的军中之花	(8)
二 硝烟中流产的大会战	(14)
三 女谍	(22)
四 将军与女兵俱入绝路	(27)
五 军人无权待毙	(35)
六 野人山的女兵之夜	(42)
第二章 军统上尉 文君	(48)
七 商女血泪	(50)
八 复仇与人性善恶	(55)
九 上身穿蓝	(59)
十 一九三八年	(65)
十一 孽海沉浮	(69)
十二 蓝衣社和贞节牌坊	(77)
十三 军统女谍的绝密使命	(82)
十四 绝境	(89)
十五 梦断天涯路	(97)
十六 毕竟中国女儿心	(101)
第三章 中尉演员 丛丽	(104)
十七 绝望	(106)

十 八	炮火中高歌的“中国女神”	(109)
十 九	秘密出逃的大家闺秀	(114)
二 十	“裸体的贵妇”	(122)
二十一	青年贵族和痴情少女	(126)
二十二	涌入古国的西方洪流	(136)
二十三	不共戴天之仇	(142)
二十四	跨越阴阳之爱	(148)
二十五	魂归离恨天	(152)
第四章	上士救护员 李亚男	(159)
二十六	黑圈红十字徽下的兽行	(161)
二十七	青天白日满地红	(168)
二十八	浴血的天使	(173)
二十九	被恐惧包围的女兵	(180)
三 十	野人	(184)
三十一	童贞蒙辱的最后选择	(188)
三十二	天使自绝天堂之路	(193)
三十三	安魂弥撒	(198)
第五章	军士翻译 崔媛媛	(200)
三十四	血色的生命通道	(202)
三十五	王裔疯女与末等殖民地	(206)
三十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13)
三十七	被红太阳强奸的绿孔雀	(221)
三十八	无梦的多梦时节	(223)
三十九	一缕芳魂飘零大林莽	(231)
第六章	少尉干事 张玉芳	(236)
四 十	女秘书的尴尬岁月	(238)

四十一	陪都故事	(245)
四十二	被诋毁的史迪威将军	(249)
四十三	被玩弄的和走向再生的	(252)
四十四	血刃	(259)
四十五	魅人的“山鬼”	(264)
四十六	何处觅芳草	(267)
第七章	上等兵译电员 徐芝萍	(273)
四十七	恐怖	(275)
四十八	十五岁的小女兵	(279)
四十九	少女与两千白骨共眠	(284)
五 十	野人山	(290)
五十一	“V”	(292)
五十二	最后一个女兵的终结	(294)
五十三	中国远征军女兵青春永驻	(295)
收 篇		(297)

开 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横加于人类的空前的灾难，亦是人类战胜来自于自身的罪恶所取得的空前的胜利。人类为此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留给后人一份必须反复咀嚼的苦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横加于人类的一场空前的灾难，亦是人类迄今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在战胜来自于自身的罪恶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胜利，但是，为赢得这一胜利，人类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这代价，富含着人类必须时刻反省的教训，它是历史以人类的热血与生命作为交换条件赐予人类的精神财富，为得到它，人类支付四万余条生命，支付巨大到无以计数的财产损失，支付文明与道德屈从于强暴和罪恶、自毁其尊严的耻辱。

并不是所有的代价都必须付出的。

二战史是法西斯的罪恶史。

二战史是反法西斯的胜利史。

人类因此付出了不应付出的惨痛代价。

我们因此得到了二战史中最为痛切的教训，我们也就必须正视那些出于种种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美好”的愿望而被故意忽略的历史篇章。

二战史中最为沉重的篇章，莫过于在战争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意日法西斯麾下的军队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欧、亚、非几万公里的战线上几乎是所向披靡，横扫千军。一时间多少名将落马，一时间多少国家沦陷！德意日轴心几乎就做成了称霸世界的法西斯之梦。

在西方的历史教科书引为骄傲的欧洲战场，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入侵波兰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到次年六月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仅仅九个月的时间，欧洲大半已尽在法西斯铁蹄之下，地中海、北非也尽数变为德、意将军们胸前的勋章。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竟也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战争，到其占领太平洋、东南亚、印度支那诸国，前后不过半年时间；而早在二战全面爆发之前，日军已打响全面侵华战争，到一九四二年，中国半壁江山已沦陷于“日之丸”旗下。

有一句名言说：现代战争是经济和资源实力的战争。这句堪称真理的名言，在一九四二年被法西斯“辉煌”的军事胜利打得粉碎。就实力而言，其他沦陷国家不算在内，仅美英法三国就远在德意日之上。根据一九三七年的资料，在人口、石油、钢铁这三大项的实力对比上，前者皆数倍于后者，而衡量国力至关重要的标准——黄金储备，前者竟四十倍于后者（以上对比含各国殖民地及自治领——作者注）。显然，法西斯并非胜在实力上，法西斯对此非常明白，所以日本天皇在对美英宣战的诏书中才会公然教训远比其实力强大得多的两大帝国“支援残存之政权（指中华民国政府——作者注），助长东亚之祸乱”，要求军队“迅速铲除祸根（指美英——作者注），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

难道善良正义真不敌罪恶？

绝非！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张伯伦、达拉第分别代表英法政府，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约，将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百万人口出卖给纳粹德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绥靖主义”的典范之作。此时的英法，并非对法西斯战争的迫近毫无警觉，他们在国内强化临战气氛，积极备战，在国际上却企图讨好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将战争引向东方的红色苏联，乞求法西斯恩赐和平。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三十个整编师的武装力量，对只有二十七个师的德国虽无必胜把握，但绝非不堪一击，但软弱的捷政府屈从了世界现代史上最无耻的出卖。绥靖主义绝非是一个慕尼黑，慕尼黑之后，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德国公然吞并了希特勒的祖国奥地利，在其前后，意大利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又将西班牙法西斯化，英法两国拿到了德国“互不侵犯”的一纸谎言，不到一年，羽毛丰满起来的纳粹和法西斯铺开了欧洲的新版图。在德军大踏步越过波兰边界的第三天，英法不得不对德仓惶宣战，结果纳粹高呼着“嗨！希特勒！”踏过法国人引为骄傲的凯旋门；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军之后，大不列颠沦为孤岛。

法西斯占领大半个欧洲之后，进攻苏联已提上日程。挫败了英法企图将战争引向东方的阴谋的斯大林却顽固地相信希特勒不会撕毁所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变化了的国际格局面前仍把欧洲战争视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间的战争，结果是坐看德国集数百万精锐之师发起大举进攻，正在休假的苏联红军在纳粹闪电战打击下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半年之内，三百八十万红军将士沦为战俘，“世界红都”几乎不保。

一九三八年，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可就在这一年，大有绥靖主义嫌疑的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了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借款和信贷，这相当于其时日本黄金储备的百分之四十，大大加强了日本的经济能力。山姆大叔甚至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分钟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不会对美宣战，结果是当时最现代化的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一流武器装备的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败涂地。

在中国战场，国民政府先是不战而败，拱手让出东北四

省，听任日本扶持伪满政权，其后，又把河北、察哈尔两省送上日军屠台。尤其令人可悲的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直到美英宣战之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其时，东北沦陷已经整整十年，全面抗战也已近四年半，再有五天，便是国都南京沦陷四周年的“国耻日”！何止如此，国难当头之际，国民政府竟置民族浩劫于不顾，大举镇压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更将其四十万精锐部队始终置于“反共前线”。

如此历史，让人不忍卒读。

正因此，人类社会失去了消灭法西斯的最佳时机，空前的灾难终于降临。

法国大作家莫泊桑在他的伟作《羊脂球》中悲怆地总结了普法战争：灾难来临时，人们将责任推给了最无力抗拒灾难的人。这是人类的耻辱。人们并没有认真汲取这种教训，作为惩罚，人类遭受了更为巨大的劫难。

那么今天呢？在世界面临重建秩序的今天，我们究竟作何选择？

本书所记录的，是一群中国女兵在二战中的经历。一九四二年，她们随中国远征军南出国门赴缅作战，最终却弃骨异邦，留下千古遗恨。她们悲壮惨烈的人生命运，折射出人类在法西斯战争中的悲剧主题。

历史已落满尘埃，但只要战争这一罪恶尚未消灭，我们就必须咀嚼历史的苦涩。

因此，我们沿着布满白骨的远征之路，走进蒙难的中国女兵们铁与火、血与泪的短暂人生。

第一章

将军把女兵带入野人山

头顶青天白日的十万远征军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支出国作战的中国军队，仅仅三个月，这支精锐之师变成野人山里挣扎生存的人群，作为军队，这是比战败更大的耻辱。

一九四二（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下旬某日。

缅甸北部野人山（枯门岭）深处。

中国远征军女官兵：徐芝萍、李亚男、丛丽、张玉芳、文君、崔媛媛等。

一 濒临绝境的军中之花

中国女兵们绝望地面对着眼前的河。

在野人山，这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当初，担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的史迪威将军飞越野人山时曾为它的美丽所感动。空中望去，它蜿蜒于群山之间，两岸时而是陡峭如刃的悬崖绝壁，时而是丰茂如茵的热带雨林，明媚的阳光之下，精通汉语的美国将军把它想象为迭宕于浓翠之间的玉色诗行。将军不曾想到，日后中国远征军败走野人山时，正是这条如诗的河吞噬了他麾下的许多将士。

此时，这条河正耐心地等待着岸上的女兵们，被雨季骤多的雨水充盈起来的河开诚布公地宣读着险恶的计谋，一如不可一世地大踏步北进的日本军队。

这是一段相对较为平坦的河岸，两岸是不知尽头的浓密的丛林。坐卧于岸边的中国女兵共九个人，无言地望着湍急的河水。她们身上的灰布军装已难蔽体，脸上和多处裸出的肌肤俱染着一层灰绿色的锈斑。被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带入野人山已约五十天了，残酷的环境把人生的含义演化成最简单的三个字：活下去！可是，眼前这条湍急的河流就要把这最后的三个字夺去了。

就在刚才，她们亲眼目睹了一场惨剧。

是三个男军人。

他们走出浓密的丛林，稍稍有停，不远不近地瞟着这边的女兵们，无策涉河的女兵们并没有像见到救星似地欢呼起来。进入野人山后，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无情的汰选留下了远征军

将士的一路白骨，幸存者对生命的激情也已日趋淡漠。这情景，极像非洲草原上迁徙途中涉河的角马群，一只又一只的角马被险恶的河水吞没，其它的幸存者皆视若无睹，仍然顽强地向对岸奋争。这是低能生命的蒙昧，又未必不是对于生命最高境界豁达的省悟。人类的进化，使人们具有了对于同类死亡的巨大悲哀，它固然使人类独具了与死亡主动的抗争力，却也因此将死亡作为征服同类的手段，使得作为整体人类的生命力日益脆弱。低智能生命群体无视死亡的威胁固然使生命的个体不堪一击，但在物种整体的生命上则显示出巨大力量。在野人山，现代文明人对生命表示的漠然，绝不能仅仅解释为向野蛮的倒退，它实际上对于整体生命的生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暗示里，也许有着作为生命从远古的洪荒岁月隐蔽遗传下来的所有生命对于死亡的共识。所以，男兵们的冷漠和女兵们的沉默不能释读成人性的泯灭。

野人山残酷的生存法则，打碎了军队铁一般的建制，官亦非官，兵亦非兵，隶属关系实际上已荡然无存，尚没有倒毙荒蛮的人们结成一个带有极大偶然性和随意性的生存团体，向前走，向方向不明的“前面”走，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身在何处，走向何方，或许冥冥中早已注定：他们可能永远走不出这片浩瀚无际的原始森林。

女兵不指望这三个男人来帮助她们。但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的女人作为“第二性别”的社会地位必然使无助的她们渴求异性强壮的力量之臂。中国远征军的女兵们多是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中的出类拔萃之辈，理性上有着强烈的自立精神，但在失去了两性社会通常的参照之后，被历史塑成的性别的软弱便显示出来。她们是三个生存小团体的河岸的邂逅，沿

着前人留下的痕迹来到河边，没有一个人想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过河，她们实际上是在等待，等待男人。男人出现了，女兵们紧张地捕捉对方可能传来的任何信息。

女兵们失望了。

男人们收回了他们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河面。河并不太宽，从水流上看也不太深，若在平时，这条小河根本挡不住三个强壮的军人，可野人山打垮了他们。经过颇长一段时间的犹豫，他们下了决心，并不顾虑附近的女兵们，脱光了破破烂烂的军装，打成一个团，顶在头上，没有再朝这边看一眼，试探着下到水里。

男人们强壮的身体只剩下皮包着骨头，肌肤上也尽是大片的灰绿。女兵们默默注视着异性的赤裸的身体，没有激动，也没有羞涩。

三个弟兄一下到水里，虚弱的身子立刻摇晃起来，他们有些慌乱，停下来，定一定神，将两支步枪作为联接，三人成一条直线向河里走去。

“等一等！你们带上我！”

一个女兵喊叫着，抛下同伴，跌跌撞撞地向三个男人跑过去，剩下的八个人稍有骚动，很快又静下来，置身度外地默看事态发展。

河里的男兵们回过头，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停下来，看着跑下去的女兵，没作出任何承诺。

这个女兵跑到男兵们下水的地方，慌乱地脱掉外面的军装，只剩一条短内裤和一件小背心，不等对方应允，摇摇晃晃向三个光着身子的弟兄奔过去。

对方把第三支长枪伸给了她。